

● 刘黑枷 著

● 沈阳出版社

雨 暴
风 狂
时 节

雨暴风狂时节

●刘黑枷著●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 敏

封面设计：冯守哲

责任校对：李东训

雨暴风狂时节

刘黑枷著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 阳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6.125 插 5 印数 1—4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85—5/1·80 定价：2.40元

深情素笔绘流云

——序《雨暴风狂时节》

任 峰

黑枷同志编这个集子时正是七十高龄。接触中，他那旺盛的精力给我的感觉不亚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这使我想起来一句歌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歌词，我以为恰是他的写照。

我曾在黑枷同志任总编辑的沈阳日报当过多年的文艺编辑。在我看来，在他这位总编辑的大脑里有两种细胞特别活跃，一是新闻细胞，一是文学细胞。也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他当作最实际的老师，向他学编报，学编文艺副刊，也学他正派地为人。然而，他却将我这个部下、学生视为“文友”，视为“同学”，不仅平等相待，而且每有新作草成，都象小学生那样恳切地听取批评意见。仅此一点，就够令人敬重的了。

也许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我都曾经读过的缘故吧，黑枷同志提出要我为此集作序，我自知在文坛知名度不高，又不是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行家里手，难当此任。只是拗不过这可敬老人的执着诚意，也只好不揣浅陋之见了。

纵观集子中的四十几篇纪实性散文，虽然都是作者近年所写，但它反映的生活，不仅仅是近年，也延伸到了作者所生活的整个时代。例如警世喻人的《破脚骨鬼》和《谎花》，就是作者写童年生活的，两篇作品中的“奶奶”，更属于民国初年的人，一切生活习俗，也都是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作品，尽管都不是每一历史片断的全景图画，而只是点点滴滴的掠影，但组合起来，也不难看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大潮的涌动，不难看出作者是怎样跟随灾难的祖国一步一步走过这段历程的，还可以看出作者怎样由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著名的编辑家和散文作家的轨迹。其中有些篇章，不仅有美学价值，民俗价值，史料价值，知识价值，也更有研究作者生平的价值。它能使不了解作者的人对他有所了解，能使了解作者的人对他更加了解。可以这样说吧，作者的人生信仰，作者的道德伦理观念，作者的思想品格，作者的爱与憎，作者的庆幸与遗憾，乃至作者对散文创作的见解，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集子的作品中真真切切地托出了。文如其人。

正如鲁迅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单从艺术上看，四十几篇作品可能有高有低，但却没有一篇是言之无物或无病呻吟之作。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严肃的积极的主题。即使写母子情的《母亲，你在哪里》，作者除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充满爱心的勤劳的母亲的形象而外，也赋给它一个深刻的内涵：倘若国土沦亡，人民流离失所，竟连亲人的尸骨都无处查寻，无法祭奠，从而启迪读者的爱国主义觉悟。作者是在用本色的文字，真挚的情感，真实的事实，写自己体验过的真理，经受过的

磨难，沐浴过的阳光，激荡过的心声，走过的道路。无论是肯定也罢，否定也罢，是褒也罢是贬也罢，目的都在于渴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人生。

通过回忆的笔法批极“左”的作品占了一定的比重。这是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左”的东西对我们的事业危害太大了，在人们头脑里打的烙印太深了，不彻底清算难以真正向前看。“左”的旋风，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依然在时隐时现地呼啸着。作者显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将自己曾经受到过的和看到过的都毫无顾忌地端出来了，任人评说。且不管后人怎样议论，就我个人的见识而言，那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说明极“左”路线不仅毁坏生产力，毁坏人材，也毁坏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看看《马蔺秋风小屯》中的老饲养员吧，看看《魁小子》中的那个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孩子吧，看看《极目千佛心驰远》中的老师和《遥望巴山忆而公》中的而公吧。看看《雨暴风狂时节》中的我和《写在心里的书简》中的儿子吧，难道你不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吗？说它千古可鉴恐怕也不过份吧？

作者当然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文学创作，而不是在向人们说教。在恪守纪实散文真实性原则的同时，也是很讲究文学技法的，很讲究意境美的，而且有些篇章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例如《图们的歌声》，借一顿普通的聚餐，将几位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以后发之内心的忘情，描绘得维妙维肖，有些细节简直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没有深刻的洞察力，没有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艺术敏感，没有高超的技法，是决然写不出如此佳作来的。长白山的天

池，许多人都写过了，大同小异，而作者所写的《云雾风雨看天池》却与众不同，抓住气象变化那一瞬间写出天池不同的奇伟壮丽的景观，令人分外赏心悦目。作者所选的视角十分独特。《二月春风似剪刀》，用一把剪刀，串缀了那么多的知识，其内涵又是那么耐人咀嚼，屡读不厌。

人物、事件、情节乃至时间地点景物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知识性及作者澎湃的激情的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朴素美，是作者散文创作的基本特征。这个集子与作者前一个集子《雁来红》比较，给我们一个印象是：思想更深了，感情更真了，文学性更强了，知识性更浓了。

作者创作上的弱点，在这个集子中的个别篇章里也有显露。那就是当作者感情奔放时，文笔节制不够，因而有点冗长感；在作者进行艺术构思时，有时“新闻细胞”也跟着一起活跃起来，把立意表达的过于明朗，使人感到文学味道不甚足。这也许是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苛求了。

已是“古稀叟”的黑枷同志，散文创作的“熊熊之火”仍然在胸中燃烧。我们期待他有更多更美的新作问世。

目 录

深情素笔绘流云 (序)	任 峰
马兰·秋风·小屯	(1)
魁小子	(7)
人间最贵是真情	(11)
雨暴风狂时节	(14)
老孙和他家的桃树	(19)
遥望巴山忆而公	(24)
兴安岭上的青松	(28)
极目千佛心驰远	(32)
母亲，你在哪里？	(36)
写在心里的书简	(43)
旧信中飘出的馨香	(48)
他有一双深思的眼睛	(53)
卖萝卜的人	(59)
房前的大丽菊	(63)
我也曾“赋闲”	(66)
潼川草堂系梦魂	(70)
破脚骨鬼	(74)
谎花	(78)
雾，白茫茫的	(81)
菩萨的坦率	(85)
二月春风似剪刀	(88)
拒礼琐事	(91)

古寺留下的纪录	(95)
别具滋味话苦瓜	(100)

录 目

西园别记	(103)
劫后新城	(107)
遍插芳柳绿天涯	(111)
江山妩媚赞先贤	(115)
图们的歌声	(119)
云雾风雨看天池	(124)
枫叶如丹访扶桑	(128)
夜总会里听歌	(133)
舟行处荷香缕缕	(138)
凌河岸边思悠悠	(142)
水阔波清白洋淀	(146)
登九顶铁刹山	(150)
相逢何必曾相识	(154)
何厚棚而薄树	(158)
高档和低档	(161)
“训”的种种	(164)
闲话牛头风	(167)
年酒饮过之后	(170)
从让姥姥系鞋带谈起	(173)
在老通城吃“豆皮”	(176)
吐雾喷云及其它	(180)
笔耕学艺录	(183)
后 记	(189)

马蔺·秋风·小屯

在小屯呆了七年多，有许多事一时半会儿忘不了。小芬女婿前些天来城里串门。谈起农村生气勃勃的情景，熟人的佳音，令人神往。也讲到他老丈人老倔子的事，他拴了一挂车，两匹马喂得滚瓜溜圆，膘肥体壮。他本人身板也比过去强。一个人一年打的粮食顶生产队时二十人打的粮。唠着唠着，又扯到当年我们南窗下那几堆令人注目的高大的马蔺，说是我们回城后第二天就叫人挖走了。

老倔子是队里的饲养员。我们搬到农村第二年春天，他看见不少社员给我们送花籽和花栽子，知道我希罕花，他也送给我一种不同寻常又十分平常的花草。

那天，当他歇班去国道上捡粪时，在吕坟岗剗了几堆马蔺，用背筐驮回来。我把这分成几堆埋在南窗下。查了书，这种草学名叫“蠡实”。栽下后，日晒，风抽，沙打，全没管它。不几年的功夫，长到没膝高，坐在屋里南炕上，不用伏身下望，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它茂盛的长长的大叶。春天开起蝴蝶般蓝生生的花，挺好看。小孩掐下花，把

嫩花荵放在嘴里，可以吹出吱吱的鸟叫声。也有的孩子折下叶子，四片一组，编成马蔺垛一擦擦地玩。

老倔子叫张治儒，是我在农村里见到的生产队里最忠心耿耿的人，真可以叫他“管得宽”了。他满脸络腮胡子和一双浓眉，都硬刷刷的，透露出为人的刚毅和正直。

“草肥料力水精神”，这是他喂牲口秘诀。他白天晚上脚不沾地，可是喂的牲口并不健壮。他常常叹气，没法子，草不是上好谷草（上边不叫种低产作物——谷子），没有谷草只好到水田区买便宜的稻草。这种草属凉性，牲口不爱吃。“料”得用豆子炒熟压成面，最有营养。吃高粱和豆饼也成，可惜供不起。所以牲口老不见膘——委屈它们了。

看了圈里和槽头情况，我不禁想到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的日子。在新城子区支援春播，净是靠人力拉犁。牲口全趴窝了。有较好的，几个人把它抬起来，站不了半分钟又倒下。重新趴下的牲口用凄惨的大眼睛看人，露出莫可如何既痛苦又抱歉的神色。谁看了都揪心般难受。现在生产队比那时强多了。牲口能走能撘，干活不犯愁。但这些骡马，健壮的不多。大半是瘦骨嶙峋，有的秃皮斑斑，见了，使人对饲养员产生怜悯同情的心理，觉得喂牲口这个差使可不易呀！

“我不得意什么红花蓝朵的，丫头片子媳妇蛋子喜欢的。我相中这马蔺，你看它在大道边，不在乎车压，马踩，不怕蝼蛄，不怕虫咬鹰鸽，年年发芽长叶。”老倔子象表扬一个人似的，“这物件用项大。”

“有啥用项？”

“叶子晾干了，再用水润湿，能捆东西，经扯经拽，不

带折的。”

“居家过日子，那有那么些要绑的玩艺？”

“哎！春天，搭黄瓜架，用马蔺草扎上，可牢靠了。过五月节，用它包粽子比什么都好使。听说有的地方还用这个造纸呢。你别看我不希罕花，它的花可不同，跟种籽（象落花生似的小圆荚儿）都能当药材，管解毒解热呢！”

老倔子谈得高兴，象夸他最佩服的老伙伴一样，说马蔺最有用的是它的根子，长长的，细细的，象钢针，黄色的。可以做刷子，比用猪鬃和塑料扎的都顶用。多么脏的玩艺，灰尘，埋汰东西，都怕见到它，一刷准掉。听着他的话，不晓得怎的，我竟把他的硬胡须和硬眉毛跟马蔺根子联系起来。

老倔子相中的是实用，耐用。他习惯按勤和懒，实在和尖滑来评论人。那时候，谁懂得联系体制分析问题呢！

“一个个，打扮得怪俊的，比城里的还时兴。嘴里说的怪好听的，干起活来就煞后，耍滑。生产队里，净出些这路货，都得喝西北风去。”他经常愤愤地说道。

他对车老板（文明词是使役员）干活甩大鞋，糟践牲口的，打心眼里厌恶。有一年初夏，去拉返销粮，过柳河，一个车老板大大乎乎，结果淹死了两匹马。老倔子连骂带嗟，饭吃不下，水喝不下，牙巴子肿了半个月。

本来，牲口是生产队的命脉，最珍贵的财产。但是，许多人对待牲口象对待一根秫秸棍一样不经心，不在意。使用牲口不心疼，还专挑最好的牲口使用。有一次，那最高的红骠马，被队长套出去趟地，后边还跟个活蹦乱跳的小马驹。这队长不知显能耐还是跟谁呕气，根本不歇憩，鞭

子不停地抽，马累病了，几天不吃东西。送到公社兽医站，说是得了“结症”，灌了几回药，没抢救过来就死了。于是按惯例，拉回，剥皮，向社员分配马肉。不少社员听了消息都“哎呀”一声，有的说怨队长。但一想到队里有他的三亲六故，也就不再深说。半年不知肉味的社员领得马肉，早收工回家炖肉解馋去了。

只是那小马驹，天天不离妈妈，忽然不见了大马。它陷在极大的迷惘中，四处寻觅，见了别的骡马，到跟前闻一闻不是，便对天长鸣。那被剥下的马皮，挂在牲口圈前的拉爬架上，小马驹天黑时跪在这张皮前，不知是沉默，还是哀思。眼睛迎着月光，水汪汪的，象饱含了泪滴。

老倔头子分到的马肉，没要。马蔺根似的眉毛深锁在一起。他大声叫骂着：

“这叫什么生产队，张口一个集体，闭口一个公社，谁真掏心窝子。你们有脸吃那马肉吗？这样的生产队不黄台才怪！”

这老头叫女儿小芬把家里分得做大酱的黄豆拿半小瓢，炒熟压成面，拌在草里给小马驹吃（可怜它断奶不到几天），然后用马蔺根做的刷子给小马刷掉身上的灰土，给它搔痒痒，小马驹伸头向老倔子靠近，闻了闻他，温顺地望着饲养员，似乎遇到了亲人，弥补了失母的悲哀。这时，刚强的老倔子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一点一滴打湿了满是补丁的衣襟和围裙。

又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队里一个叫张宜世的车老板，一贯老实仁义。干活没说的，也心疼牲口。那天，他去县城用贷款拉明年化肥，赶车回来，酒气扑人，不晓得

哪里来那么多怒火，也可能听到今年分配仍然是倒挂领不到现钱，卸车时，甩起鞭子狠抽辕马。实际，队里一个惯于横蹦乱蹿最嘎的车老板，前年已经抽瞎过一匹骡子的右眼（这件事后来查清的，反映到大队后，没人认真追究也就不了了之），此刻，只见那青花马还驾着车辕痛苦地挣扎着，扬起前蹄，反复躲闪。

正在这时，老倔子饲养员撂下草筛子，厉声叫道：

“住手，我当谁呢！你也要把牲口抽瞎咋的？”

可张宜世并不停歇，鞭梢象雨点打向辕马的脑袋。老倔子不容分说一个箭步，抢下张宜世手中的鞭杆子，转身向这个车老板抡去：

“你嫌生产队败家的慢吗？”

说时迟那时快，老倔子一鞭杆子，正抡在这个二十六七岁还没娶上媳妇的车板的头部。张宜世哎呀一声就用手捂自己的嘴巴子。

要搁平常，张宜世虽说老实也不易善罢干休。可今天他一看老倔子真发怒了，而且是他未出五服的长辈，大概鞭子抡得也不太疼，他并未还手，只是骂骂咧咧一甩手就走出生产队，不再卸车，做出撂挑子永远不干的樣子。

周围的人悄声议论几句，有的摇头，有的叹气也就散开了。那老倔子丢下鞭子搂着马头，再三抚摸马脸看是否受伤，接着便疲倦不堪地倚在车辕上，只是满脸象马蔺根子的胡须扎煞着还凝聚着愤恨。

天阴沉沉的，深秋的寒风袭人。生产队的破窗纸被吹得呜呜的叫，房门上贴着的“一大二公”的褪色横披因为浆糊干了搭拉下一角，也在风中忽扇着。生产队部的五间

平房似乎也耐不住风吹就要倾倒的样子。只是我们住的那东屋南窗下几墩高大的马蔺，被吹倒了又挺立起来，再吹倒再挺立。那小马驹已忘掉了失母的悲痛，它不了解人们的烦恼，竟在队部院子里顶风耍起欢来。

我在当时是相信金桥银桥论的，几天前还给社员宣讲过“优越性”的文章。然而在农村这几年每天所接触的事实，与我的认识形成尖锐的反差，我无法解释。望着老倔子依在车辕上愤懑疲惫的样子，想到刚才的一幕，听秋风长鸣，我感到十分郁悒和困惑，一时无法排遣。

但就在此时，老倔子从木然中忽然醒悟，急忙拽我去卸那辆还没卸完的车，大声叫着，这声音压过风势，好象全小屯都能听到：

“来人啊！保管员哪！快卸化肥，卸化肥呀——！”

1988年1月

魁小子

雨天，令人烦闷。生产队里没人干活。忽见魁小子走进院来，找我的小儿，手里捧着一包东西。原来用几片大青麻叶子裹着的是新采来的甜甜。

魁小子，是后街一户老龙家社员夫妻的养子。这家的女人过门后即没开过怀儿，不得已，数年前从县里孤儿院领来一个孩子。他不知自己的生身父母。黑红圆脸，很是憨傻，年龄看去有十三四岁模样。

不知咋的，我们这里插队落户后，这孩子就和我儿子结成了好朋友。魁小子有力气，不贪玩，不要滑，他们家搂柴禾，剜菜，放猪，挑水样样都是他包下。队里的活也不少干。但于是被抱来的，加上心眼有点慢，常遭别人的贱视嘲弄。我们家没人要戏他。所以常常来，遇到我孩子培墙壕，培垆很吃力，他就不吝惜伸手帮助。他之所以愿和我们接近，也许是对我们从城里被“流放”到乡间的境遇很同情吧，也未可知。

他捧着甜甜，和我的孩子找来一个大碗，把甜甜倒在

里面，冒雨到洋井处冲了一阵。然后两个人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我也尝了几个，不禁勾起我少年时的记忆。

黑甜甜，有的地方管它叫黑天天、黑星星、野茄子、黑悠悠。作为药草名叫龙葵。它茎直立，有许多分枝，每枝能开四到十嘟噜白色小花。我小时，常常在清晨踏着露水，去看它那白色的五角星形的小花，从而燃起不少希冀，盼望过些日子来摘甜甜吃。

眨眼间，再来这里，花落了，果实成熟了。黑紫黑紫的，溜圆溜圆的，比黄豆粒大，有的几乎赶上樱桃，吃起来，酸甜可口。小时候，一块糖球也不易见到。我们乡里没有山，什么野葡萄，山里红跟我们无缘。只有黑甜甜不嫌弃我们，愿意慰藉我们这些寂寞的小地方的孩子。因此，我们对黑甜甜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感情。

后街的魁小子，眼珠象黑甜甜似的，又圆又黑。他也象甜甜没人为之施肥浇水一样，很少有人疼爱他，他几乎是自生自长。不管别人轻贱，总愿意为别人效劳。赶集回来，他自己拿着东西，别人还巧使唤人，求他代背代扛一些杂物。他不推辞，走了几里路，呼哧气喘的，别人连谢谢的话都不说，他也不在乎。

有一次，一辆满载稻草的外地大车“误”在烂车道沟里，车老板暴跳如雷，鞭子不停地抽打着牲口，也无济于事。魁小子上前狠命去推，把脚上的鞋——他爸爸穿过的一双耙踏在稀泥里，脏得看不出模样。车走后，他怕他妈揍他，顾不得听外村赶车人是否向他道谢，偷偷到我家洗涮。下晌鞋干了才敢穿回家去。

一转眼，到了当兵的年龄，魁小子也乐颠颠地报了名，